

电影文学剧本

花枝俏

陆柱国 鲍梦梅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

55.7
42

内 容 说 明

剧本以中越边境我自卫反击战为背景，塑造了一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青年战士黄永亮。他坚毅地在战火中洗刷自身在十年动乱中沾染的坏习气，最后英勇牺牲，感人至深。剧本还描写了一个被中国妈妈收养的越南姑娘，把自己真挚的爱情给了一个憨直勇敢、无私无畏的中国战士，并和中国战士们并肩战斗。年轻的战士们在斗争中成长，犹如一株英雄树上满枝的蓓蕾，竞相争艳。

剧本文笔细腻，感情健康，富有生活气息。

· 花枝俏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 插页：2 字数：37,000

1982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7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06

定价：0.21元

高地上，一株挺拔的英雄树。

满枝蓓蕾，竞相开放，艳若织锦，红似朝霞。花朵中跃出片名：

花 枝 俏

一

操场，好象一口埋在地下的行军锅。锅边镶着盛开的各色夹竹桃。远远望去，象是一个美丽的大花环。锅壁，梔子花一片雪白，随风飘荡。锅底，浓淡不匀的草坪，好象刚刚修剪完毕的大地毯。

连队以班为单位，正在这里进行队列训练。音色不同的口令声以及快慢不等的脚步声，编织成一首错综复杂的交响曲。

粗眉大眼、魁梧健壮的连长罗大江，象欣赏自己心爱的艺术珍品那样，聚精会神地望着从他面前正步走过的一个班横队，并不时洋洋得意地喊着：“一、二、一……”

班横队的排面，如同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条直线，战士

们的手甩得一样平，腿抬得一样高，脚落下去，也一样重。

排头排尾两个战士都很引人注目。走在排尾的叫黄永亮：个子不高，而且精瘦，上嘴唇还留着并不讨人喜欢的浓密的汗毛。目光过份机灵，似乎不停地在搜索着什么。走在排头的是藏族战士旺堆：高鼻梁，大眼睛，轮廓鲜明，配上他那一头天然卷曲的黑发和闪闪发光的棕褐色皮肤，更显得十分健美。

罗大江高喊：“立——定！”

斩钉截铁似的“咔、咔”两声，班横队停了下来，美中不足的是黄永亮比别人落后了几寸远，他的目光扫了一下排面，悄悄向前移了移。

“不许动！”站在班横队侧后方的罗大江大步走了过去。

战士们屏息静听。罗大江走到他们背后，从排尾到排头，推推这个，晃晃那个，或者用膝盖碰一碰谁的腿弯。他一面挑剔着别人的立正姿势，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：“听到立正的口令，都要象钉子那样，钉在那儿，铆在那儿！推不倒，搬不弯，虎头钳子也拔不动。一个个稳如泰山……”

黄永亮心不在焉，两眼望天，右膝盖下意识地、熟练地抖动着——这动作，我们经常在那些不务正业的小青年身上看到。罗大江不露声色地快走了两步，朝着黄永亮的腿弯踢了一脚：

“就你毛病多！”

黄永亮急转身，伸着脖子大声嚷道：

“干什么踢我！”

罗大江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，坚决地：

“比炮弹打你轻多了！”

“军阀主义！”

“有意见下去提！向后——转！”

黄永亮气呼呼地一个急转身。

“正步——走！”

班横队又开始前进了。

黄永亮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他满脸不自在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显得别别扭扭。

“黄永亮！腿！抬起来！”罗大江吼道。

黄永亮两眼冒火，牙关紧咬，故意把腿抬得比谁都高，一脚跺下去，象要把操场砸个坑似的。

连长宿舍，窗户敞开。电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。罗大江坐在临窗的桌子旁边，灯光在他那浓眉深锁的脸上一晃一晃。他心不在焉地叼着一根纸烟，凝视着窗外一丛丛美人蕉的黑影。

“报告！”有人在门外轻声喊。

罗大江慢慢转过身子，不乐意地：“进来！”

旺堆推门走进。由于未戴军帽，他那一头卷发更显眼

了。

罗大江：“旺堆呀！熄灯号早吹过了，你还不睡？”

“今天的作业刚做完！”旺堆走到罗大江面前，打开一个小笔记本：“连长，给判分儿吧！”

笔记本上，规规矩矩写着几个歪歪斜斜的钢笔字：一切行动听指挥！

罗大江边看边问：“全是默写的？”

旺堆：“我当面写给你看！”

罗大江嘿嘿一笑：“搬了家也能认得？”

“连长，我把它刻在心里了。”

“好，不错，大有进步，给你五分！”罗大江连声夸奖着：“这样下去，再有半年，你不但能看报，还能用汉文写信了。”

旺堆憨厚地笑着问：“连长，明天学什么？”

“明天……”罗大江搔着自己的头发。

“我想学……‘不打人，不骂人’这几个字！”旺堆说着，胆怯地低下头去。

罗大江敏感地望着旺堆。

旺堆仍然低着头。

罗大江扫了一眼摊在桌子上的公文纸，叹了口气：“指导员要我写的检讨刚开了个头，你又上阵了，上下夹攻，配合得真好！”

旺堆急忙解释：“连长，我可没有见过指导员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罗大江打断旺堆的话，“咱们一块来学‘不打人、不骂人’！”说着抓起桌子上的钢笔，刚要往旺堆的笔记本上写字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颗石子飞了进来。

石子击中随风摇晃的电灯泡。

电灯泡爆炸，一片黑暗。

罗大江的吼声：“抓住他！”

刺目的手电筒的光柱，由窗口射出。

光柱落在正在奔跑的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的脊背上。

“抓住他！”旺堆跳出窗口，边追边喊。

“抓住他！”附近的哨兵也喊了起来。

那个穿白衬衣的人像猴子一般轻捷地爬上围墙，纵身跳下。

集体宿舍，电灯雪亮。战士们穿着背心和裤衩，坐在各自的床上，不少人睡眼矍矍，打着哈欠。

指导员走到一张无人的床前，撩起蚊帐，只见被褥、枕头、军衣扔得乱七八糟。他恨铁不成钢地：“这个黄永亮，真胡闹！”

战士甲：“吊儿郎当，哪点象个兵！”

战士乙指了指床前的一双塑料凉鞋：“指导员，他光着脚，跑不远，追得上。”

大家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。

指导员转过脸来，对身后的通讯员说：“李晓东，你马上到人民医院去一趟。”

十七岁的李晓东傻呼呼地：“人民医院？”

指导员：“黄永亮他姐姐在那里工作。”

“她叫什么？”

“越华。”

一道强烈的灯光。通信员李晓东驾着双人摩托，在空旷的山间公路上奔驰。

路旁的野花、草丛、瀑布、茅屋，一闪即逝，象幻影一般。

一条铁路横在面前，摩托车减速越过。

从铁路旁边的灌木丛里，探出了黄永亮的脑袋，他看着摩托车向灯火辉煌的市区驰去，四下回顾，未见别人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车轮滚动声，黄永亮面露喜色。

一列货车，慢慢腾腾地过来了。

黄永亮让过车头，一个飞步，双手扒住了一节车厢。

车轮滚动。

黄永亮一双悬空的赤脚，在车厢上寻找着可以蹬踏的地方。

医院的值班室，身材苗条的越华和神态拘谨的通信员正在交谈。

另一张写字台旁，一个胖呼呼的女医生在低头看报。

通信员：“越华同志，黄永亮还有可能到什么地方？”

越华想了想：“这样吧，你回去告诉指导员，这件事交给我办了。”

通信员起身告辞。

越华送至门口，转身向她的同伴苦笑了一下：“胖姐，你看，我摊上了这么个弟弟！”

那个被称为胖姐的女医生，放下报纸，同情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货车在夜幕中行驶。

守车的窗口，灯光闪烁。

车厢里，一个铁路工人伏在桌上打盹，脑袋旁边摆着闹钟、饭盒、红绿旗、信号灯。

黄永亮探头窥视，悄悄溜进。轻步走到桌子旁，打开饭盒一看，里面是夹着酱肉的两个馒头。他馋涎欲滴，一个一个揣进自己的裤兜里。

转身欲走，忽然想起了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。于是，把衬衣口袋里的人民币，包括几枚硬币，全部掏了出来，放到桌子上，慢慢倒退了出去。

闹钟响了，伏案打盹的铁路工人醒来，抬头看见空空如也的饭盒，目瞪口呆。

二

小院。两盆山茶花，一丛凤尾竹，几棵盛开的 梔子花。石子小径两侧的竹篱笆上，爬满了五颜六色的牵牛花。

小妹的歌声：

牵牛花儿象喇叭，
喇叭吹起嘀嘀嗒；

随着歌声，她胸前佩着红领巾，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走进院来，继续唱道：

叔叔呀，哪天我们见了面，
我给你戴上一朵大红花。

走到门前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转身跨进竹篱内，选了一朵刚开的梔子花，小心地摘下闻了闻。

开门声，小妹急忙回身，把花藏在背后。

一个腰围白围裙的中年妇女，迎在门口。

“妈妈！”小妹快走几步，站到了门栏上，命令似地：“闭上眼睛！”

象所有娇惯自己最后一个孩子的母亲们一样，她百依百顺地把眼睛闭上了。

小妹把栀子花插在妈妈花白的头发上。

妈妈睁开了眼睛，抬手。

“不许摸！”

妈妈无可奈何地顺手接过了书包。

小妹得意地跳下门栏，跑到摆满菜肴的餐桌旁，吧咂了两下嘴：“咱先来个鸡腿儿！”

妈妈打了一下伸出来的小手：“洗洗去！”

小妹急忙跑进厨房。

妈妈走近电话机，拨号。

小妹提着湿毛巾跑了过来：“给我！”一手接过耳机，一手胡乱擦了把脸。又将毛巾扔给了妈妈。

妈妈走进厨房。

小妹对着耳机：“你是爸爸吗？对了，我是小妹，告诉你，家里好多客人等着给你拜寿哪！”探头望着餐桌，“有个姓陈的……”一面咯咯笑着，一面又说，“真的，不骗你，叫陈皮兔，还有个怪味鸡！”她边笑边说，越快越快，“豆瓣鱼、甜烧白、麻辣牛肉、青椒皮蛋，哎，别放别放，还有五粮液，五粮液！”

话筒传来放耳机的声音，小妹把嘴一噘：“官僚主义！”轻轻叩门声。

小妹不高兴地下耳机：“谁呀？”

“查户口。”故意压低了的女声回答。

小妹走过来，开门，愣了。

越华绷着笑脸站在门外。

小妹纵身一跳，全身挂在越华的脖子上：“大姐，大姐，你真坏！”

越华抱着小妹进屋。

妈妈拿着汤勺走出厨房，喜出望外地喊了声：“越华回来了！”顺手拉亮了电灯。

“妈妈！”越华放下小妹，看见桌子上的酒菜，试探地：“谁来了——大摆筵席？”

小妹抢先回答：“我们家有人长尾巴！”

妈妈假嗔地：“没大没小！”

越华“哟”了一声：“妈，你看我这女儿当的，爸爸的生日，我什么也没带！”

妈妈：“人回来了，比带什么都好。”

越华望着桌上的五粮液：“医生不是不让爸爸喝酒吗？”

妈妈讲情地：“过生日不喝一口，多扫兴！”

越华想了想：“不行，喝出事来，更扫兴。小妹，收了。”

小妹望着妈妈。

越华：“怪罪下来，有我呢！”

小妹顺从地把五粮液拿走。

妈妈：“那就换瓶啤酒吧！”

“哎！”小妹在里屋回答。

妈妈：“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”

“出差！”越华随口回答。

“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？”

越华欲言又止：“这是军事秘密！”她略带歉意地走进厨房。

“鬼丫头！”妈妈随后跟进。

厨房，越华在洗脸，她满脸肥皂泡沫。

妈妈搅着炉子上的菜汤，转脸问：“永亮怎么样？”

越华擦着脸，模棱两可地：“还那样！”

妈妈：“芝麻大的优点给他说两条，让你爸爸乐乐呵呵过个生日。”

这时，小妹快步走进，悄声：“回来了！”

外屋，满头银发的父亲，放下公文包，浑身松弛了一下，坐到一张可以前后摇晃的老式躺椅上，声音不高地喊：“小妹！”

“来了！”小妹甜丝丝的声音从厨房传出。

父亲闭目养神，躺椅轻微晃动。

越华轻步走近，把一方湿毛巾慢慢蒙在父亲的脸上。他习以为常地擦了脸，连眼睛也舍不得睁开，又习以为常地把毛巾往旁边一递：

“乖孩子！”

小妹扑哧一笑。

父亲睁开眼来，一见接毛巾的是越华，惊喜地猛然站起，空躺椅剧烈地摇晃着。

小妹大笑。

妈妈闻声走出厨房。

小妹：“菜都凉了！”

妈妈看了小妹一眼：“是得快点吃，有人馋得喉咙里都快伸出手来了。”

越华扶着父亲走向餐桌。

小妹手忙脚乱地开着啤酒。

父亲的目光在餐桌上搜索了一遍，质问地：“小妹，姓吴的客人哪儿去了？”

小妹一时想不起来，“哪个姓吴的？”

父亲：“五粮液呀！”

小妹向越华咧了咧嘴。

越华低着头，抿着嘴，忍着笑。

妈妈解围地：“还是喝啤酒好，咱们可以老少共尝，小妹快点开开！”

父亲故作叹息状：“咱什么时候都是管制对象。”

小妹用力打开了酒瓶盖，白色泡沫溢了出来，在桌子上流淌着。她手足失措地喊：“妈，快，快……”

妈妈急忙伸过杯子，越华急忙接过酒瓶，斟酒的斟酒，抹桌的抹桌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

父亲面露笑容。

妈妈：“要是永亮也在，咱们家可就大团圆喽！”

父亲：“这么多好菜，你先别倒我的胃口！”

妈妈：“你就喜欢老眼光看人，刚才听越华说，永亮在部队里还挺有进步呢！”

父亲不以为然地看着正在斟酒的越华：“不退步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！”

越华举起酒杯：“爸爸，我祝你长寿！也希望弟弟进步！”

全家举杯。

碰杯声中，门开了，黄永亮光着脚狼狈不堪地出现在门口。

小妹惊喜地：“哥哥！”

妈妈举着酒杯发愣。

父亲把酒杯往面前一放，望着越华，责怪地：“你该早讲。”

越华恳求地：“爸爸，你千万不能激动！”

父亲抑制着愤怒，向门口：“进来呀！”

妈妈急忙接上话茬儿：“永亮，爸爸喊你，听见没有？”

小妹慌慌张张去搬凳子。

黄永亮艰难地向室内移步，刚到镜子跟前，父亲就制止了他：“你先照照自己的模样，象不象解放军战士，象不象新中国青年，象不象个人！”

黄永亮低头不语。

妈妈走过来。生气地：“部队就那么苦？受不了啦？！”

黄永亮满腹委屈：“妈，什么苦我都能吃，什么苦我也都吃过，我，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气！”

父亲：“戴高帽了？挂黑牌了？”

黄永亮嘟嘟囔囔：“只有戴高帽、挂黑牌才算受气呀？”

妈妈：“不许顶嘴。”

黄永亮说：“爸爸，我情愿回生产队，当我的农民，当一辈子！”

父亲哼了一声：“你以为生产队能要你？你现在是逃兵，不是农民！”

黄永亮不服地：“爸爸，你——”

妈妈和越华同时喊：“永亮！”

黄永亮绝望地：“你们说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父亲：“最好的办法是，哪儿跌倒，哪里爬起！”

黄永亮：“你不知道，我——”

越华打断了弟弟的话：“别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我陪你回去，咱们明天就走！”

父亲站起：“改正错误，也要争分夺秒！现在就该走！”边说边向里屋走去，越华跟着他。

妈妈看着原封未动的餐桌，沮丧地：“你看这生日过的……”

里屋。父亲一个趔趄，越华急忙扶住他。

外屋，小妹悄声问永亮：“哥哥，饿坏了吧？”递过

一条鸡腿。黄永亮伸手要接，遇到母亲严厉的目光，急忙把手缩回。

越华从里屋走出，低声：“小妹，到爸爸那儿去。”

妈妈一惊：“犯病了？”

越华点头。

妈妈无意中从镜子里发现头上的栀子花，丧气地摘下，扔掉。

越华对黄永亮：“你呀，走吧！”

妈妈心酸地向越华：“好不容易把你们盼回来，连顿团圆饭都吃不成！”

越华劝慰地：“妈，我们带到路上吃！”

里屋。父亲含着药片，口齿不清地问小妹：“走了吗？”

小妹向外屋张望了一下：“就要走了！”

父亲：“问问他，怎么回来的？”

小妹快步来到外屋。

妈妈正往塑料袋里装吃的。

小妹：“哥哥，爸爸问你怎么回来的？”

黄永亮不吭声。

妈妈：“说实话！”

越华低声问：“扒火车？”

黄永亮点头。

妈妈气得双手发抖：“怎么不摔死你这龟儿子！”尽